

SHI ZHONG
DE NU REN

社会问题小说文库

失重de女人

牛伯成 / 著



群众出版社

失重的女人

□牛伯成 / 著

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失重的女人/牛伯成著. - 北京:群众出版社,1998
(社会问题小说文库)

ISBN 7-5014-1869-1

I. 失… II. 牛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6905 号

版式设计:李隆昇

失重的女人

牛伯成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6.375印张 350千字

1998年10月第1版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14-1869-1/I·752 定价:24.50元

印数:0001-4000册

第一章

前边塞车。拥挤的城市拥挤的街道拥挤的人群，这在东京，在大坂，在日本的哪座城市也是见不到的。简直没有时间保障，你一点也不敢相信自己，不敢承诺，不敢精确地谈定什么事情。

天已经黑了，路口上红绿灯闪烁，挤在一起的车辆仍丝毫不动。

梅欣拉开车门，呼吸一下外边湿冷的空气，丢给出租车司机两张拾元票人民币，从车缝里朝前走。

司机在后边喊，找钱。

她理也没理。

过了路口好一点，塞住的也是对面来的车辆。顺行的出租车不好打，逃过来的也都是满载的，野马脱缰那样飞快朝前冲去。

梅欣已不像方才那样急躁，反正也是晚了，她提前半小

时出来，照这样还要再迟到半小时。脚步起初很急，这与她的装束不大相符。干脆慢下来，调整下自己的心情。

这是个重要的会面，太重要太重要了，应该是她的起点。还没起步就不顺利，未免不大愉快，心中总想这预示着什么？

已经看到长城酒楼了，梅欣反而站住。她希望再打辆出租，她不愿任何人看到她匆匆赶来的狼狈相。

站在路边打手势，后边一辆夏利车停下来。司机问，您去哪儿？话说半句司机笑了，梅欣也认出这是方才那辆。司机换个口气问，您的事儿办完啦？

梅欣不愿饶舌，说，还是老地方，长城酒楼。

司机奇怪，立刻哦了声，打开车门。

车行不到一百米，梅欣就看见等候在酒楼门口的大冯。高个子，人显得臃肿，穿了件半大风衣，像匹骆驼，正溜达着朝这边眺望。显然他没瞧见梅欣，低下头点烟。

大冯是她的前夫，现在已成了路人。梅欣归国回来，先前的一页翻过去，仍当个朋友对待。

为组织这次见面，大冯抱委屈——想见他们容易吗？像你这样初来乍到的，慢慢搭桥去吧，一级一级，那得多少人民币？梅欣说，你的介绍费我付。大冯就斜着眼看她，得了您哪，你知道一条信息多少钱吗？干这行当的，黑着呢。

梅欣让司机把车开到大冯鼻子底下，隔着窗子挥挥手。大冯变得生动起来，赶过来为她开车门，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。

大冯问，塞车了吧？这钟点没办法，中国不像日本。又探过头来对司机说，车费多少？顺手递过20块。

司机瞧他一眼，说，付过了。坐在那静等梅欣下车，一踩油门，把车提到前边——那儿正有人叫车。

梅欣烦大冯对司机也点头哈腰的模样。

两人朝里走。

酒楼内是个大厅，灯火辉煌。给梅欣的印象，两边摆着许多玻璃鱼缸，倒像个水族馆。里边熙熙攘攘，客人不少。各自拿着塑料小篮选择鲜活的海产菜蔬，过了秤再送到后厨房现做。

买龙虾的不在少数，当你面加工，心明眼亮。

——他们不用再过这道手了，大冯已安排妥当。

大冯预订的房间在楼上，带着梅欣绕过人群朝上走。楼梯上铺着红地毯，因踩得人多，红地毯已变成绛紫色。

梅欣问，都到了吗？

大冯说，差不多吧。

梅欣又问，你请了谁？

大冯说，该请的都请了。随口说了几个人名，然后说，就那个恭文胜不给面子，抬不动。

大冯个子高，跟梅欣说话，总要弯下腰来，把头凑近。梅欣不理睬，拔着胸脯朝上走。

雅间门打开，里边七长八短地站起七八个人来，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烟雾。

大冯一手轻拢着梅欣的肩，以示他们的亲近，仿佛仍是夫妻，一边为她做着介绍——这位是区规划局的王主任，这是区土地局的郭处长，这位是区建委的刘秘书……大家都朝她点头。

大冯拉过椅子，把梅欣安置在主家座位上，然后伏下身

来问，现在开始吗？

梅欣说，那就开始吧，诸位对不住，塞车了。这话说得有点男子气派。

大冯朝门口的两位小姐打手势——看得出他跟这里很熟。立刻，冷盘热炒一层层地端了上来。

这一通大吃，在国外绝少见到。桌上雪片样涌起一堆堆的海鲜皮，服务小姐不断收拾，换小碟，换烟缸，一圈圈地斟酒布菜。酒喝了不少，梅欣已记不起多少瓶了。人人都醉乎乎，说话显得亲近。王主任是胖子，郭处长精瘦，两人拌嘴，你一句我一句地穷逗。刘秘书是个小白脸式人物，30多岁，他坐在梅欣身边，郑重地重复说了三四遍：梅小姐有事，可以直接找我。

空气里弥漫着五粮液的醇香，众人的脸上都红光闪闪。大冯不知怎的就提起话头，说起那个恭文胜。

郭处长大眼珠子转转说，你不知道人家牛了啊，升副行长啦。

王主任笑着说，大冯你方法不对，你请哪行啊？让梅小姐出面，一请准到。

郭处长说，那不乱了吗，老王你乱弹琴。

王主任仍笑咪咪，说，我可是泛指，那位老恭，只对女人百依百顺……他转过头来，对不起啊梅小姐……开个玩笑，不好意思。

郭处长噙着蟹钳，说，老恭是那样人吗？

王主任说，你以为他是什么人，正人君子啊？那可是最表面最表面的东西了。乘着酒性又说，梅小姐将来跟他打交道，可要小心，他可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。

郭处长说，梅小姐什么世面没见识过，还怕他的恭行长？来来，喝酒，喝酒。

梅欣并不是酒桌上唯一的女性，还有一位，姓薛，叫薛晴晴，比梅欣年轻得多，生得白白细细，一双大眼睛。她也是大冯安排来的，起个点缀，烘托下气氛。大冯做场合，的确考虑得周到。

一句也没提到正经事。其实不用提，谁都明白，梅欣破费请这顿大餐，请的又都是区里主管土地规划方面的官员，她的目的是什么？这是无须点破的。谁也不会那么愚蠢——这不过是一台大戏的序曲，序曲过后，底下的戏，背后的戏，一样样地都会展开。况且，梅欣又是这样漂亮——俊秀的眉眼，隆起的颧骨，丰腴的嘴唇，女气中带着一股子英气，这在女人中是不多见的。酒气朦胧又权柄在握的男人们不免在心中打起算盘，什么时候这女人会走入他的领地，那时他们将上演一部怎样的戏；在她身上，该得到的，能得到的，都是什么？

房地产，小绵羊，四只虎，一群狼——现在的梅欣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，不久的将来，她自己就是大家围拢起的餐桌上的——一顿美餐。

她现在雄心勃勃，在中国大陆这块土地上，一步迈进了星光闪烁的这个时髦行业。

酒席撤下，是晚上10点以后了。客人告辞，大家仿佛都已成了朋友。梅欣、大冯、女孩薛晴晴站在门口送行。再次——握手。然后只剩下“自己人”。

大冯说，这个安排差了一道，没让他们去玩玩。梅欣问，去什么地方？大冯说，还有什么地方，泡妞呗。不过头

回见面，也可以了，往后还有机会。那个女孩薛晴晴还没走，老远地站着等。大冯就走过去，给她点钱把她打发掉。回过头来问梅欣，你去哪儿，要不要我送你回去？

梅欣说，我不忙，先走走吧。

这是城市的繁华区，路上霓虹灯很多，有点像国外华人区的景色。到这时候路面上已经清静下来，行人车辆都稀疏了。

两人挺随便地沿街散步。大餐的热闹过去了，酒意仍留在脑子里，剩下的只有他们两个，像多年以前一样，这感觉就有点怪异。那时，他们是一体的，现在早分道扬镳。他们甚至不是合作关系，大冯并不知道梅欣要做什么，梅欣也觉得没必要告诉他。但这必定造成了一个场合，一次谈话的机会，两人显得谨慎起来。

梅欣脚步迈得很轻，似乎随意问问，那个女孩是谁？

大冯笑笑说，她叫薛晴晴，临时找来帮忙的，我也不熟。

梅欣说，不熟就带过来了，本事长进不小。

大冯说，这算什么本事。现在这年月，有钱就行。我用她这一晚上，应付应付场合，美吃一顿，我负责报销车票，再给她 100 块钱，谁不愿干？

梅欣觉得心冷。国内这几年变的，比外边还要金钱化。这在大冯身上特明显。

转个话题，她说，再找个小馆，咱们坐坐。

不是方才那顿大餐没吃好，这是在日本养成的习惯，吃馆子未必只吃一家。或者说，方才是为了应酬，现在是出于

心情。

大冯立刻显得殷勤，问，高观点儿的，还是大众点儿的？

梅欣说，清静点儿的。

大冯说，拐弯就有一家，我熟，老板是我的朋友。

梅欣觉得，大冯老毛病又犯了，还是特爱显摆自己，急不可耐告诉她，到处他都有朋友。

果然不远，没走几步就到了。这是一处啤酒屋，门外的装潢不惹眼儿，黑暗中稀疏地闪烁着一片迷你灯。屋里的气氛却不错，很有点文化味道。墙上写满了字，魏碑体和隶书体两种。字墙上挂着饰品，人头木浮雕，牛角羊角，还有些蜡染和栽绒壁挂，图案都有些古怪。

两人找个角落，要了瓶啤酒，一碟新加坡脆豆。

老板是个长发男人，姓魏，过来说几句话就鬼影一样消失了。

大冯问，今天怎么样？那几位印象还好吧，都是实权人物。

梅欣故意说，一般，没共事谈不到好坏。而且，我也不一定与他们共事。

大冯挠挠头说，不共事你请客做什么？你啊，还是那样，讲话叫人不好琢磨。

梅欣说，你琢磨什么，没你什么关系了。

大冯点烟，一开头就话不投机，本来和谐的气氛被打破了。这造成一段长时间的沉默。大冯慢慢饮着啤酒，梅欣精心地吃脆豆。屋子里流淌着德国古典音乐，很缓缓的。这角落上光线暗淡。

梅欣忽然笑笑，说，大冯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？

大冯说，什么想法啊？

梅欣说，有什么想法就说什么想法，你问我我怎么知道？

大冯就说，我啊，怎么说呢？你回来，能跟我见面我就知足。你的忙我愿意帮。说实话，别人的事我不爱管，你的事我从一开始就没当生意做。

梅欣说，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笔生意。

大冯说，我没想那样。你问我有什么想法，反正咱们复婚是不可能的，我了解你的脾气，咱俩合不来。离婚那件事我是对不起你，不过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，后悔也没用。那件事你也有责任，无论如何你也不该拿别人的信当证据。这话题我不说了，再翻翻也没意思。我是想，你回来想干事，这我看出来了。怎么说呢，国内的情况我比你熟，碰钉子都碰一脑袋疙瘩了，怎么着记性也长了不少。你有钱，这我不怀疑。可要是真格干房地产，出哪门入哪门我比你清楚。我是说，合作也成，我白帮你也成，怎么都行。咱俩到底是什么关系，就看你的想法了，我没意见。

梅欣拿着啤酒杯，她没喝，转着看，听他说完才笑了笑，说，大冯，你现在可比过去油多了。

大冯说，那是肯定的。

梅欣说，我一阵阵觉得，你很陌生。

8 大冯说，陌生肯定都陌生。我这几年怎么混的你不知道，你这几年的生活我也不知道。反正我闹明白了，你要长本事就别往好人上学，该油就油，该黑就黑，要不干脆什么都别干。不过梅欣你放心，我再坏也坏不到坑害你的地步，

干吗呀，总归这社会上还得留个自己人不？

梅欣说，你没理解我的意思。我是这样想的——说实话大冯，我们离婚不容易。你说得对，这些年你有你的生活，我也有我的生活。我想，你的女人不会少，这点我很了解。我们就说能走到一起，恐怕也不是因为男人女人这层关系，那些我们都经历过了，那一层并不奥秘。我们还是做普通朋友的好，复婚我没那个打算，恐怕以后也不会有。我也不想和谁搞合作，我现在不愿跟任何人合作，我打算自己闯一闯。

大冯停了一下才说，不是我非要跟你合作，你一个人不行。我算了算，做一项工程光各种手续就有 30 多道，里边的奥妙太多。就说那些官员吧，你别看他们吃了你喝了你，在餐桌上谈笑风生，这样的场合他们太多了，一抹嘴头，可能连你姓什么都忘记了。

梅欣说，这没关系。你牵了头，后面的关系由我自己来打。还是那话，今天你帮了我，我表示感谢；今后，仍是你忙你的，我干我的。我的事你不必过问，我也不打算对你了解得太多，真的，没那必要。

梅欣的话像一瓢冰水兜头泼下来，大冯的心情陡然跌落下去。

咱们走吧。梅欣挺适时地说。

大冯坐着没动，他抬头看看梅欣，略略有些凄楚，故作大度地说，也好，往后有什么需要我的事情，我仍愿效劳。

梅欣站起，招呼吧台后边那位长发男人结帐。

外边有点冷，这是深秋，又在夜里。

梅欣把衣领立起，下身是厚呢子长裙，她把臂膀抱起，

这时候很像个瘦削的女人。

两人一下子从热点降到冰点，连梅欣自己也没想到。这可能是说话太赤裸的缘故。方才酒桌上一片姹紫嫣红，剩下他们两个还要粉饰么？可是——这样对待大冯，把他逼到墙角也不大合适。往回找又没什么意思，难道分手前她还要对大冯笑笑，说几句安抚的话？那样她表明的所有态度都等于白说。

她没再理会大冯，伸手拦下一辆出租车，头也没回地钻了进去。

大冯默默地站在道边，夜风吹乱了他的头发。他微微地佝偻着脊梁，一副失落而沮丧的样子。等出租车驶远，鼻孔里才哼了一声。

梅欣很想找个真正能过夜生活的地方。她不想回家，不想睡觉。这时才觉得，她的心情其实也被搅动起来。

歌厅没什么意思，街面上歌厅比比皆是。里边嗡嗡嗡的，像野兽在吼。又千篇一律，无一不是那些“高雅”的男士在抱小姐。她一个女人到那地方去干什么呢？

出租车已在街上转了一遭，梅欣还没拿准要去什么地方。

附近有桑拿吗？她问。

司机侧过脸来，说，有啊。静了一会儿又说，小心点，这段管得严。

什么意思？她洗桑拿与管得严不严有什么关系？

忽然明白了，司机把她当成了什么女人。

解释没必要，她只说，请找家好一点的。

车子没开多远，梅欣忽然喊，停车停车。

司机吱哼哼把车刹住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梅欣要车再倒回去——那边有个昼夜服务的电话亭。

这个电话梅欣打了足有 20 分钟，出租车没熄火，在黑暗里等着。

梅欣柔声细语，悄悄地说，出来一下吧，咱俩舒展舒展，到桑拿房里蒸一蒸。那边说，我已经睡下了啊。梅欣说，那就再爬起来，费不了多大事儿。那边说，我懒得动了，明天吧，明天我准陪你。梅欣说，出不来吗，屋里有男人？那边就吃吃地笑，说，你以为他一出差我就招野男人啊？梅欣说，那就出来吧，我有点烦，就算帮我个忙好不好？那边说，真是拿你没办法，半夜三更也要随叫随到。梅欣说，对呀，你就得随叫随到——好了，我马上过去接你。

有了目标就简捷多了。夜里车快，过去接人，再开到吉利大厦，来回不过 20 分钟。司机说，这儿七楼有单间桑拿，规模小，档次高，绝对安全。他到现在也没弄清这两位女士是什么人。

电梯仍有，底下的几层商场已经关门，电梯直通到上边的娱乐场所。果然司机说得不错，七楼有单间，两人蒸澡正合适。

桑拿间设计得满别致，内壁砌着不规则的黑色大理石贴面，磨得很光滑。室内有木制的桑拿屋和镶玻璃罩的淋浴间，两把木躺椅，一张放茶水饮品的小木桌。国内女人洗桑拿不多见，梅欣一进来就闻到一股男人洗澡的气味，立刻产生了一种不洁净的感觉。

这只是最初的印象，当蒸汽把她蒸得浑身是汗的时候，

兴奋感代替了一切。

她坐在桑拿房的高木凳上，把腿放下，拿着小勺朝热灼的石块上淋水。那水立刻汽化，冲腾上去。木屋中的温度已经升得很高，把她黝黑的皮肤蒸成粉红色。她身上所有汗毛孔都舒展开，胸窝、腋窝、手臂、乃至大腿都在向外涌汗。汗珠不断涨大，沿着身体各个部位小虫那样向下流淌，怪痒痒的。她有些忍受不住，喘气都觉得困难，心脏在怦怦怦有力地跳跃，频率越来越快。她坚持着，直到汗水把她从头发稍到脚巴丫都浸透了，这才猛地拉开木门，冲出来。立刻站到淋浴间去冲冷水。

痛快，这不用说。整整一天的压抑感都平息了。

林珊头上扎着毛巾，像个阿拉伯人，全裸着身体半躺在木椅上，一点点抿她的饮料。她已经蒸过一回，轻描淡写。但她不打算连续作战。林珊跟梅欣不同，她的胴体白皙而又细嫩，不能承受更多的负担。在梅欣眼里，林珊天生是个富人坯子，娇好的身体正说明着这一点，不加任何修饰也显得雍容华贵。她用“享用”这个词来概括林珊——她生来就是享用这世界的；反过来，她又是供这世界享用的一个尤物。

林珊嗔怪地说梅欣，你是不是要急剧减肥啊？

梅欣说，我要锻炼一下，试试我的忍耐力。

她已把汗渍冲了去，身体也冲凉爽了，现在感到浑身畅快，身上的皮肤都紧绷绷的。

梅欣坐到旁边的木椅上。

什么事啊，让你这样烦？林珊慵懒地问。

她烦了吗？她什么时候说过她烦了？

梅欣说，都过去了，我没事了。

林珊又问，你寂寞了？

这鬼丫头，总不饶人，梅欣真想给她一拳。只好说，是寂寞了，我真他妈失望，国内就没有一个好男人。

林珊笑笑说，谁啊？哪个男人，把你恨成这样儿？

梅欣说，我没指哪个，统统——都是如此。

不对吧？林珊眼珠转了转，捅破她说，你是不是又去找那个冯哲了？见梅欣不说话，又说，瞧，我猜对了吧？

一点都不对，他算什么，他更挂不上框子。

林珊就哼一声说，我告诉你梅欣，你可不要搭理他，你受他害受得还少吗？现在咱们回来了，他又想贴上来刮金，你让他得逞你会后悔的。

梅欣说，我就那样傻啊？

没准，林珊说，女人在这种问题上最不长记性。

梅欣只笑，并不说话。

林珊又说，我干吗啊，狗拿耗子多管你们的闲事儿。

洗过桑拿出来，前台经理问，二位做按摩吗？经理是个男人，说话尖声浪气的却像个娘们儿。

本来林珊想回去，看看都夜里一点半了。梅欣问，什么按摩？经理说，有中医的，港式的，美容的。梅欣看看林珊说，那就来一来吧。

两个女人三更半夜洗桑拿就够新鲜的，再去做按摩，更显得不伦不类。梅欣和林珊穿着浴衣，由经理先生带领着拐过一条狭窄的走廊，再爬上一道小楼梯，来到按摩房。

里边灯光暗淡，但可以感觉到房子粉刷得惨白。中央摆着两张按摩床，旁边有个小柜，也是白色的。其余都空空荡荡。

按摩小姐走出来，她们一出现梅欣就不喜欢。她告诉小姐，先做面膜。

脸上很快被涂满，面膜要等一会儿才能揭下。按摩小姐开始搓揉她的胳膊，很有程序的向下，肩部，背部，腰部，大腿，小腿。每个手指头和脚趾豆。很全面。梅欣心里的那些反感就消失了，她感到小姐服务得很不错，那双手按在皮肤上既柔软又有力度。

渐渐，梅欣竟睡了过去。

事情是怎样开始的她一点也不知道，她睡着了。好像是林珊先喊起来，她猛地坐起，听到一个很粗鲁很刺耳的男人声音——妈的；装什么葱？我点谁还不灵了哈？把你们经理找来。

梅欣看清，闯进按摩房的是个胖男人，圆脸，眉毛很重，年龄35岁上下，穿着跟她们一样的浴衣，敞着怀，露出里边的粉肚皮。

林珊没在她的按摩床上，惊恐地躲到一边。

胖子逼过去，抖抖林珊的衣服说，我就要你，你不用换，这样就挺好。说着扑过去抱住，就要亲她。林珊吓得又尖叫一声。

按摩小姐站在旁边，谁也不替林珊解释。

梅欣跳起来，过去操那男人一把说，哎哎，这位先生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们是这里的客人。

那人瞪她一眼，忽然哈哈大笑起来，喷出一嘴酒气，你们是客人？照这样说我还是这儿的老板呢？

梅欣恼了，眉毛一立，指着那人的鼻子说，你要是再胡闹，我可要报警了。